

## “飞虎队”后代看望父辈老友马识途

○张 杰

“二战”期间，美国“飞虎队”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，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关于“二战”“飞虎队”的故事，一直流传至今。上世纪40年代，著名革命家、文学家马识途，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，曾与“飞虎队”一些队员结下一段珍贵的友谊。

70多年过去了，马老及其后代与当年结识的“飞虎队”队员及其后代也成了朋友。2004年，当时已经86岁的“飞虎队”队员之一迪克·帕斯特来到昆明，与马识途在阔别60年后重逢叙旧。十多年过去了，老兵迪克·帕斯特已经去世。6月16日，迪克·帕斯特的儿子迈克尔·帕斯特携夫人，从美国来到中国成都，来到马识途家中，看望马识途先生。与迈克尔·帕斯特夫妇一同前来的，还有另外一位已经去世的“飞虎队”老兵格伦·本尼达的

后代：儿子爱德华·本尼达和孙子若斯华·本尼达。

### 难忘记忆 公园交谈结下深厚友谊

上世纪40年代，美国“飞虎队”队员在昆明与西南联大进步学生有过深入交流。双方在公园相会交谈，关心中美共同抗日时局。这样的聚会每两周一次，持续了一两年。由于不断交流，双方结下深厚的友谊。马老就是参与交流的其中一名学生。

16日在拜望马老现场，两位“飞虎队”老兵的后代，带来了当年“飞虎队”在中国战斗的珍贵照片，动情地向马老表示，这次来成都是专程看望马老，感念当年他们的父辈与马老建立的珍贵友谊。马老回应说：“那是一段难忘的回忆。中国人也非常感谢‘飞虎队’当年对中国抗战的帮助。”

“飞虎队”老兵格伦·本尼达的孙子若斯华·本尼达则表示：“当年如果没有中国人救下我祖父，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们，所以非常感谢。”

### 爱德华·本尼达： 父亲三次携家人重返故地

在聚会现场，记者采访了“飞虎队”两位老兵的后代。爱德华·本尼达告诉记者，父亲格



6月16日，马老及家人与飞虎队老兵后代合影



2004年马老与飞虎队队员迪克的合影。右边为马老，中间为迪克，左边是西南联大校友张彦

伦·本尼达曾经为中国而战，也得到了勇敢的中国人民的救助。1943年，“飞虎队”队员格伦·本尼达被派往中国战场。1944年5月，在武汉空战中，格伦·本尼达所驾战机被日机击落，他跳伞后身受重伤。在中国军民的救助和护送下，经过60天的艰难险阻，格伦·本尼达安全返回了美军基地，并与中国人民及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的李先念结下了深厚友谊。

格伦·本尼达回美国后，并未忘记中国军民的救命之恩，2002年、2005年、2010年，他三次携家人重返故地，看望曾经救助过他的中国人民。他还多次告诫子女：救命之恩，永不能忘。2010年10月，86岁高龄的格伦·本尼达在最后一次完成中国之行后回美国的第三天，因心脏病突发不幸辞世。遵照他的遗愿，2011年5月11日，格

伦·本尼达的夫人埃莉诺携两个儿子，将格伦·本尼达的部分骨灰安放在李先念故居纪念馆，以表示本尼达家族将与中国人民成为永远的朋友。

### 迈克尔·帕斯特： 他是我父亲非常好的朋友

另外一位“飞虎队”老兵迪克·帕斯特的儿子、今年67岁的迈克尔·帕斯特告诉记者，此次之所以来看望马识途先生，是因为“他对我父亲很重要，是我父亲非常好的朋友。在我小的时候，父亲跟我讲述很多他在中国的往事，其中就有跟马识途先生的友谊。所以这次来到成都，看到马识途先生如此高龄，还身体健壮，感觉很欣慰，很高兴。”迈克尔·帕斯特表示：“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聚会。”

### 马老心愿 将“飞虎奇缘”拍成大电影

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马老透露，他一直有个心愿：想把这段体现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“奇缘佳话”，拍成大电影，搬上



马识途（前排右1）当年与飞虎队队员在昆明，前排右2、3为李储文夫妇，后排左2张彦

## □ 荷花池

大银幕。

2014年5月16日,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马识途的一篇文章,叫《我也有一个梦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马老呼吁有识之士通过文艺的形式,关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志愿援华空军“飞虎队”与中国学生之间的友好往来,“现在中国和美国已决定建立新型大国关系,把歌颂两国人民友谊的‘飞虎奇缘’搬上银幕,也许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,可以提供一点正能量。”由于马老年事已高,没有过多精力写电影剧本,但他还是自

己先写了一个故事梗概,大概有几千字,取名《报春花》,“那些往事,曲折生动,内容丰富。我想把脑子里的这些故事,告诉年轻人,也许他们能从中得到一些素材和启发”。

马老还透露,2014年他在北京举办百年书法展的时候,“我已经把这个故事概要交给了《中国作家》主编,希望他能帮助我找到优秀的影视编辑,然后编成影视剧,将这段故事搬上大银幕”。

(转自《华西都市报》2016年6月17日)

# 蔡益鹏学长的传奇经历

○蔡 平(1978级化工)

今年校庆正好是我的四伯蔡益鹏学长(1950生物)90周岁大寿,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他极富色彩和个性的人生故事。

他在上中学时,目睹家乡被日寇的铁蹄践踏,心中怒火中烧。17岁那年就投奔离家乡不远的新四军罗炳辉部,在二师当战士兼文化教员。国难当头,爷爷蔡巨川送他从军时百感交集,赋诗一首《四儿投新四军志感》:

流水光阴妒酒杯,百年世事亦堪哀。  
生儿未必皆能肖,有子何妨试霸才。  
岂谓鱼龙俱曼衍,非关燕雀费疑猜。  
莫湾一水真惆怅,望断天涯寸膈悝。

抗战胜利后,四伯和家父(蔡益燕,1950土木)于1946年双双考取清华,来到北平。在清华这么多年的历史上,入学前当过新四军的学生,可能是绝无仅有。在来清华的路上,是搭乘运煤的船从上海

到秦皇岛,再转乘火车到北平的。旅途上遭遇了风暴,二人算是历了点险。下船后受到开滦煤矿的接待。

入学后,二人先后合住平斋575和明斋269。四伯酷爱生物,学习如鱼得水。家父立志航空报国,但航空系人太多,一年后转到土木系。一开始童心未泯,曾在宿舍设过斗蟋蟀的擂台。后来在紧张的学习之余,他们就同地下党走到一起了。四伯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,家父也入了民青联盟。

四伯干地下工作后,曾多次历险。1948年8月19日,军警闯入清华园逮捕进步学生,并将黑名单贴在食堂外。但四伯带一批同学进城搞宣传工作不知此事。下午从城里回校,南门被护校队封了,家父在门内也无法通知他特务在抓他,眼睁睁看着他走到西门就被拿着黑名单等个正着